

# 倔犟的兰溪河

——再读东坡先生《浣溪沙·游蕲水清泉寺》

□深山老泉

我的老家就在兰溪河边。这条河虽小，却很有脾气。大江大河都向东去，它独自向西流。幼时看惯不怪，不觉溪水西流有何稀奇。太阳从三角山那头坠下去，坠到河面上镀着一层金色的光，我们追着光跑，脚丫踩得水花四溅。有时坐在小船上，乌篷切开的水痕，吃力地朝着上游划去。长辈们哼着调子：“水朝西，鬼扯旗……”我问什么意思，他们咧着嘴说：“老话呗，咱们这儿的河水，性子犟。”

在中学念书时，上地理课老师讲中国地势西高东低，大江大河皆东流入海。我举起手，说我们兰溪河是向西流的，惹得满堂哄笑。老师扶扶眼镜，耐心解释那是局部地形所致，作不得数。那一刻，我脸涨得通红，自己天天玩耍的河流，竟是一种“错误”。放学后我独自跑到城外大河坝，看浑黄的江水浩浩东去，那么坚定，那么合乎规矩。我第一次为兰溪河这条不讲规矩的倔犟的

河感到难以言状的郁闷。

时至暮年，我却常常会无端地想起老家那条倔犟的河。这念头来得极突兀，特别是在一个天色灰茫、百无聊赖的黄昏。于是，我便去书架上寻那本旧词集，指尖拂过蒙尘的书脊，像是去赴一个千年之约。翻到那一页，纸张已泛黄，字句却依然清润：“山下兰芽短浸溪。”只这一句，窗外的车马喧嚣便如潮水般退去，眼前仿佛真有凉意漫上来，浸透了这斗室里的光阴。

说来惭愧，初读这首《浣溪沙》，我竟全然没有注意到诗前小序中的字。少年时囫圇吞枣，只觉得上阕美则美矣，不过是寻常山水；下阕“休将白发唱黄鸡”，也只是一句豪言壮语，与课本里其他的豪言壮语并无不同。我的目光，从那些兰芽、松径、暮雨、子规上匆匆掠过，唯独漏了那最奇崛、也最静默的存在——“溪水西流”。我只将它当作一个平淡的注脚，轻轻放过了。直到许多

年后，在人生的逼仄处与它重逢，那四个字才如一道迟来的闪电，蓦地劈亮了我的茫然。

那时节，我正被一种巨大的倦怠所围困。人到中年，事业面临一场史无前例的挫败，人生像小时候的煤油灯烧着灯捻，即将熄灭。是这首诗尤其是“溪水西流”四个字，给我拨开了迷雾。我想起了东坡先生。想象着元丰五年的兰溪河。那个刚经历了“一场生死劫波”的中年人，踏着雨后湿润的沙路，听着子规在空山里的啼唤，心境该是何等的苍凉与岑寂。他俯身，看见初生的兰芽，浸在清冽的溪水里。然后，他抬眼的刹那，发现了那件“小事”——这溪水，竟在向着太阳沉落的方向，执着地流去。那一刻的东坡先生，心头该是怎样的震动？这细弱的、潺潺的溪声，在他听来，或许不啻于一声惊雷。它哗然冲决了所有关于“方向”与“法则”的成见。原来，水未必尽向东流；原来，地理

书上的金科玉律，在这一道无名溪河面前失效了；原来，这天地间总有些事物，总有些生命，可以遵循自己内在的个性与方向。

于是，那石破天惊的一问，便从这具刚在“乌台诗案”中受尽屈辱的躯体里迸发出来：“难道人生无再少？”这话问得天真，问得倔强，更问得理直气壮。他以一条溪的“反常”，赦免了自己人生的“失路”。仕途的下坡，年龄的老去，境遇的困顿，这一切东流般的必然趋势，都被这条溪水轻轻一横，截断了去路。既然流水可以西去，那么，年华为何不能倒转？精神为何不能重生？

“休将白发唱黄鸡。”这最后一句，是劝慰，是宣告，更是对自己的一道赦令。他不许自己再像白居易那样，在黄鸡催晓、白日催年的歌声里，自顾自地哀吟白发。他要从那种线性时间的诅咒里挣脱出来，从那道唯一的、向下的河床里纵身一跃，跳到岸上，去走一条自己的、哪怕

是逆着所有人方向的小径。

我终于懂了。这首词的魂，不在兰芽的清雅，不在子规的凄清，甚至也不在那句脍炙人口的“人生再少”。所有的力量，都来源于那条倔犟的河流。它是全篇的基石，是灵感的原点，是东坡先生用以对抗整个沉沦世界的、一个小小的、却无比坚硬的精神支柱。我想起了兰溪河边的父老乡亲，用一根竹篙撑起全家的命运，他们跟这条河一样的倔犟。我为这条生养自己的河感到自豪。

合上书，闭上眼睛，我才觉得《浣溪沙·游蕲水清泉寺》绝非一般的山水闲吟，而是东坡先生在困厄中对生命可能性的深度勘探。词中“溪水西流”的意象，成为中国文化中一道逆流而上的精神符号，激励后世在局限中创造自由，在衰暮中唤醒少年。这种超越时代的乐观哲学，恰如清泉寺前倔犟的兰溪河，至今仍浸润着无数寻求生命突破的灵魂。

## 龙门年饼(外一首)

□沈定坤

东江的水汽在石臼里沉睡  
木槌抬起，明朝的滋味  
落满了米香的案台  
花生与糖霜在陶盆里邂逅  
祖母的手抚摸过饼模  
祥云刻在了雪白上  
炭火在瓦瓮腹中到焦黄  
这些年味在龙门年饼  
像梭罗浮山的雪  
只在最冷的节气显形  
当齿间传来芝麻的崩解  
龙门的年味，在舌上重逢

## 小金口麒麟舞

峨眉的云雾在绸布上翻滚  
三百年前东江水已浸透了竹骨  
沙纸在糯米浆里梦见麒麟的形貌  
每一次晾晒都让麟甲更加活灵

鼓点惊醒祠堂梁上的尘埃  
绿髯毛抖落明朝的威风  
沙仙俯身，青草在铜锣背面跳动  
麒麟跃起，踩住那正欲逃散的灾殃

最深的默契在八丈彩布中流动  
头尾相随如北斗连接南斗  
当它低头舔舐自己火焰的蹄印  
满场观众认出了麒麟的神韵

## 在惠州

□黎桂良

那一日，我把初临人世的啼哭  
轻轻安放在东江湿润的岸  
从此，这片湖山环抱的土地  
收留了一个生命的开端  
西湖边柳色年年新  
自懵懂，到知情

还有罗浮山、南昆山、象头山……  
青黛浸透云巅的峰峦  
巽寮湾的潮声总在梦里回响  
推着晨昏，在窗台缓缓涨落  
时光走得静默，却步步生莲

最爱沿西湖长堤缓行  
也常在水东街驻足流连  
为清晨茶楼氤氲的雾气  
为午后小巷斑驳的光影  
为暮色中次第亮起的灯河  
东江在血脉里静静奔涌——  
都是细碎却滚烫的日常啊  
像贴着母亲掌心般安稳的暖

这里，木棉仿佛注定要燃烧  
只为此地的人们学会绽放  
好让每个生长于此的灵魂  
在花与蕊的触碰间  
拾起一片不会熄灭的光

我尝过一碗嫩豆腐的温热  
捻过一瓣鸡蛋花的幽香  
从此舌尖与衣角都藏着  
一座城最绵长的回响

## 龙门农民画

□李远芳

前阵子，我到合江楼观赏了惠州龙门农民画展。

关注龙门农民画多年，在我这个90后看来，龙门农民画并不“土”，它们在泥土上生出了“新潮”的味道。画作的色彩都十分明艳浓烈，让人一看就喜悦起来。其中，我最喜欢的，是王汉池创作的客家山歌农民画组画。

吸引我的第一幅，画的是一堵砖墙将一个男子和一个女子隔开，两侧的苦瓜藤和丝瓜藤却越过墙头，相互缠绕。右下角写着山歌：“细细(小小)园仔隔条墙，苦瓜丝瓜种两墙。哥食苦瓜苦想妹，妹食丝瓜思(思)情郎。”念完不禁感叹：妙！妙处之一，在于这些藤是二人的发丝，女子头上长出苦瓜藤，男子头上长出丝瓜藤。他们被“墙”隔开，脑里的恋想却化作藤蔓，紧紧相拥。妙处之二，在于山歌的一语双关，苦瓜代表“苦”想，丝瓜代表“思(思)”念。他们的苦和思疯狂生长，缠绵交织，结出了满园苦瓜和丝瓜。其实，有经验的农民一般不会把苦瓜和丝瓜种在一起，因此，相缠的场景或许也是想象出来的。农民淳朴的爱情在农民自己的画笔下，竟如此浪漫。

“唱也来啊料(乐)也来，唱到两人心花开。唱到鸡毛沉落水，唱到石头浮起来。”这幅画里，一对男女坐在大石头上对唱山歌。奇的是，大石头是漂浮于水面的，而一根根鲜艳的公鸡羽毛却沉落水底。再看他们头上的天空，悬挂着相吻的月亮与太阳。多么荒诞！可转念一想，当人陷入爱河时，眼中的世界不正是会变得奇幻颠倒的吗？

有一幅画，画女子唱山歌的，她们

脸上竟有两个鼻子、两张嘴。初看觉得诧异，细想却觉得甚妙——她们太爱唱歌了，正向着四面八方唱呢。画法有点“毕加索”，恰恰贴合了画的主题“条条山歌有妹名”。另一幅画，画了男女在布荆树旁谈笑。“高山岭上种布荆，唔使(不用)淋水也会生。只爱(爱)二人心甘愿，唔使媒人也会成。”女子头上长满菠萝，男子头上长满芒果，一阵浓郁的岭南气息扑面而来。还有一幅，画了一群劳作中的青年男女，有的锄地，有的除草，有的使牛。一旁配的山歌很直白：“阿哥贫穷你莫嫌，人家富贵你莫贪。总爱(爱)一家落力做，黄连束(弄)苦也心甘。”是啊，只要一家人同心协力，勤恳劳动，总会苦尽甘来的。

宣传海报上是一幅叫《四季歌》的农民画。《四季歌》的构思很独特，画的是女子头戴一顶旋转的凉帽，帽檐匀分为四格，四季各一。春天有燕子飞翔，农人在田里插秧；夏天有龙舟竞渡，孩童在荷叶上戏水；秋天有一片片芭蕉叶，一串串芭蕉果；冬天有农人采摘柑橘，迎接新年。帽心是一个太极图，所谓“阴阳相贯，如环无端”，四季在女子头上轮回，寒来暑往。文字配的是二十四节气歌。农民画家将对时间与劳作的思考融入一张画纸之中，如此智慧，令我心生钦佩。

还有许多农民画，同样既巧妙又接地气。走出合江楼时，我意犹未尽，回味此次画展的宣传资料里，农民边唱山歌边作画的样子。我想，当他们挥动画笔，用鲜亮的色彩描绘自己热爱的生活时，心中也是鲜亮的吧。



## 琼峰玉岭

翁桂涛 摄

## 柳絮与飞雪的遐思

□吕传彬

柳絮，即柳树的种子，上面有白色绒毛，春天的时候，随风飞散空中，藉风传播花粉，如飘絮，所以称柳絮。

而“杨柳”一词，是古人对柳树的称谓，并不是指“杨树”和“柳树”，所以古人亦称“柳絮”为“杨花”。

苏东坡有一阙《水龙吟·次韵章质夫杨花词》：“似花还似非花，也无人惜从教坠。抛家傍路，思量却是，无情有思。萦损柔肠，困酣娇眼，欲开还闭。梦随风万里，寻郎去处，又还被莺啼起。不恨此花飞尽，恨西园，落红难缀。晓来雨过，遗踪何在？一池萍碎。春色三分，二分尘土，一分流水。细看来，不是杨花，点点是离人泪。”

这是咏柳絮的名篇，同时也是咏物词的经典。庾信《春赋》也说：“新年鸟声千种啾，二月杨花满路飞。”可见柳絮是属于春天的。然而，这属于春天的柳絮，又是如何与冬天的雪扯上关联呢？

《世说新语·咏雪》载：“谢太傅寒雪日内集，与儿女讲论文义。俄而雪骤，公欣然曰：‘白雪纷纷何所似？’兄子胡儿曰：‘撒盐空中差可拟。’兄女曰：‘未

若柳絮因风起。’公大笑乐。即公大兄无奕女(谢道韞)，左将军王凝之妻也。”说的正是白雪似柳絮。

《诗经·小雅·采薇》：“昔我往矣，杨柳依依。今我来思，雨雪霏霏。(思，语末助词，雨雪是下雪的意思)；行道迟迟，载渴载饥。我心伤悲，莫知我哀!(载渴载饥，载表示两个动作并列，又渴又饥的意思。)”

一往一来，一柳一雪，自是对比的意象，虽未提及柳絮，柳絮已在其中。据说这是《诗经》里最为人所喜好的名篇之一。

苏东坡也有一阙雪与杨花的词《少年游·润州作代人寄远》：“去年相送，余杭门外，飞雪似杨花。今年春尽，杨花似雪，犹不见还家。对酒卷帘邀明月，风露透窗纱。恰似姮娥怜双燕，分明照、画梁斜。”“飞雪似杨花”自是冬天；“杨花似雪”当然是三春时节。

五代孙光宪《北梦琐言》中，记载了郑繁的一段轶事：“相国郑繁善诗……或曰：相国近有新诗否？对曰：诗思在灞桥风雪驴子上，此处何以得之？”意思是说：只有当你骑在驴子背上，经过风雪中的灞桥时，才会有作诗灵感，在

这里(指官场)是不可能的！

灞桥位于长安城外，汉唐时期，在灞桥的两岸筑堤五里，栽柳万株，所以长安人送别友人至此，常折柳相赠，盖因“柳”与“留”谐音，有留别之意。

《西安府志》中另有这样的一段记载……每当春意盎然、春风扑面之际，柳絮漫天飞扬，成了长安灞桥一大景致，而且柳絮有如飞雪，因此“灞柳风雪”成了关中八景之一。

因此，也有人说，这灞桥风雪说的是柳絮。然而雪中骑马，典出宋·李复《灞水集》：“……襄阳孟浩然有能诗声，雪途策蹇，与王摩诘相遇于宜春之南，摩诘戏写其寒峭苦吟之状……”既是寒峭苦吟，应当是真的风雪而不是杨花吧？

清代诗人舒位有一首《杨花诗》，既写“杨花”，自是很难不提到“雪”：“歌残杨柳武昌城，扑面飞花管送迎。三月水流春太老，六朝人去雪无声。较量妾命谁当薄，吹落邻家尔许轻。我住天涯最飘荡，看渠如此不胜情。”杨花扑面管送迎，飘雪无声人去尽，又是雪和柳絮的交映；最后，想到自己飘荡如杨花、如落雪，也难怪诗人会“不胜情”了！

农历十月的风，总是带着许多特别的味道，是田野里稻谷的香味，是从远方飘来的柚香味，还有客家人的糍粑浓香味。

“十月朝，糍粑禄禄烧”这是客家人耳熟能详的八个字，是刻在客家人骨髓里的风俗，是客家人庆祝丰收的日子。

农历十月稻谷丰收的时候，为了庆祝一年的丰收，客家人就会忙着做糍粑、吃糍粑，渐渐地把这个风俗流传下来，糍粑也成为了客家人的传统美食。

“举杯欢庆丰收景，笑赞秋粮贮积丰，丰收的喜悦在十里飘香的糍粑里诠释着。

每逢农历十月初一，街头巷尾忙着做各式各样的糍粑，庆祝辛勤劳作一年的丰收。邻居们相互问好，今日是否吃了糍粑，相互赠送自家亲手做的糍粑，共享丰收的喜悦。

十里飘香的糍粑，让大街小巷洋溢着欢乐，充满了客家人传统文化的气氛。

在客家人的心里，糍粑象征着团圆和丰收。到了十月初一的早上，家家户

## 十月糍粑飘香

□毅心

户把提前一天浸泡好的糯米装入饭甑里蒸熟，准备适量的白糖或红糖，花生米和黑芝麻放入大锅里炒香炒熟，将蒸熟的糯米放入石臼中捶打成面团，再将炒熟的花生米碾碎。

所有的材料准备齐全后，就到了制作的阶段。把碾碎的花生米、黑芝麻、糖混在一起做馅料，用面团包裹住，就成了一个个圆滚滚、白嫩嫩的糍粑，让人看着食欲大增。盼了一年的丰收，在此刻终于实现了。

糍粑的每一道工序，都需要细致和耐心的制作，把客家人的精神和文化一一寄托其中。

清晨里，石臼与木杵的捶打声，大锅的翻炒声，木槌碾压花生米的声音，一起包裹糍粑时的欢声笑语，每一道工序相互交织着一幕幕欣欣向荣的画面。

斯是忙碌，却倍感温馨。仿佛这一天团聚，让大家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憧憬，也让温馨的家庭气氛更浓厚、更向上。

糍粑香里说丰年，把客家人的勤

劳、团结、智慧深藏其中。

若是在农村里，层层桃李花、云间烟火味，这一天就更形象和喜悦了。

各家各户的袅袅炊烟，乡里乡亲相互品尝自家亲手制作的糍粑，分享丰收的喜悦，让人品尝后，对家乡的情怀更加浓厚了。也让人们在“十月朝，糍粑禄禄烧”的传统风俗产生亲切感和怀旧感，把这份传统文化深深地种在心里。

美美地吃上一口“禄禄烧”的糍粑，把这一年辛勤劳动的收获，细细地送入口中，感受春秋丰收的喜悦。全家一起齐心协力做糍粑、吃糍粑，把家庭热闹、团结的气氛凝聚其中，让客家人的传统文化继续流传，更能让人憧憬下一个说丰年的喜悦，这是十月里最朴素、最珍贵的烟火气。

十月糍粑飘香，早已深深地刻在客家人的记忆里。无论走多远，只要闻到糍粑的香味，家的方向、十月糍粑禄禄烧的记忆，早已在脑海中盘旋着。

不需要太多的语言来描述这一份家乡的情怀，那一口糍粑，早已说丰年。